



秋水

张成林
摄

秋水篇

王光龙

秋后的湖面,明显舒缓了许多,清流湍急仿如昨日,汀咚之声仍萦绕耳畔。流水不腐,眼前的这一湾秋水明显处于滞流状态。雨后的河水像是晚起还未傅粉施朱的女子,岸边垂柳繁茂,碎柳叶、风裹夹着树枝以及岸边的一川烟草被水冲刷入河。水面浮虫游弋,像是在这一面草纸上书写着符篆鸟篆的文字。整条河显得臃肿油腻不堪。事实上,这条河远不是如此落寞,它有个好听的名字,清溪河。

是的,这就是谪仙一袭长衫,踱步于此,口吟而出的清溪河。“清溪清我心,水色异诸水。借问新安江,见底何如此。人行明镜中,鸟度屏风里。向晚猩猩啼,空悲远游子。”这条河此时就躺在我所居住的小区旁边,那么的安静,像是脱了锦衣出了庙堂的名仕,如今换上葛衣,蓄起长须成了一方隐士。

它的隐,隐藏得如此之深,不动声色。我生怕它忘记了自己原来的模样。

如果仅仅靠着眼前这一段浮萍绿藻、腐木浊水就来断定清溪河的面貌,太过于武断,尤其是在这秋水时至之际。河因水而丰沛,也因水而时浊时清。虞舜时,大禹面对“鸿水滔天,浩浩怀山襄陵”的大水也不敢断然山川之势,更何况这条流了千百年的河流,谁能一眼看穿,妄自揣测?我不敢去解读它,也无需,只消在这秋日的破晓之际,沿着河岸一直走,形似夸父,这条河就是河、渭,就是大泽。一条河会带着你走向远方。

其实,我知道,这条河绕过了这座城,它蜿蜒曲折,宛若蛟龙,像是行云流水的行书,一笔一划都成了这座城市的拓片。清溪河流到城里便整顿衣裳起敛容,水面开阔了些,水质也清澈了些,不过仍然洧水汨汨,微澜,似一匹唐绸宋绢。岸上亭榭画舫,每至春日杏花绽开,游人如织,多了些风乎舞雩的味道。若要比作,《板桥杂记》里的秦淮河差可拟,只是河水少了些六朝金粉涨腻的模样,它清清淡淡,适合把酒黄昏后。这条河不是护城河,它更像是一位闲庭散步的过客,仔细打量着这座江城。《清史稿·地理志》载,“清溪河出清溪者为上清溪,出南太朴山者为下清溪,俱东西入江。”这条河走向,注定了它会奔着长江而去。

长江毗邻池城,清溪河被李白赞美一番后,扭动着身姿就走了,连个回眸的机会都不给。它知道,众人的目光已经被牧童在清明的雨中一指,指向了酒幡招展的杏花村。它不哗众取宠,就这样流着,以至于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,饮水浴风,只知道有这条河,却很少提及它。它成了池城的一部分,像是岸边闲敲棋子的老叟,司空见惯。

我顺着这条河一直走,一直走到长江边,当小家碧玉的清溪河迈着莲花碎步遇到汪洋雄浑长髯飘逸的长江,就像河伯望洋向若语北海神,只能惊掉下巴,语塞,不知所言。

一条河流能够带你走多远?我曾想过赤脚,沿着河边走,从日升走到日落,甚至想就这样一直走到长江边,看那一抹枯黄的芦苇在夕阳下摇曳,听一听那汽笛声,轮船哗哗地犁开水面。在安庆读书的那一年,曾花了两块钱坐上轮渡船,晃悠悠地来到对岸的大渡口。那时,江水和我就隔着一块船板,秋季江水渐凉,浑黄,我想过把手伸进水里,却不敢。我不知道这条船何时抵达,江水冲击着船舷。一群陌生的面孔拥挤在船舱里,不言不语。一叶芥舟,随着江水沉浮。

苏轼在黄州时候,写过“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。”杜甫晚年也江舟漂泊,死在潭州去往岳阳的船上。很难想象一个人面对一片水域的心境,水面如镜,风不定,暗流涌动,诡秘难测,“漂泊”一词正是一语双关。事实上,如果不是别无选择,怕是没有人愿意和这一江秋水为伴。与水为伴的人往往只是把小舍筑在岸边,掬水濯缨或者濯足。智者乐水,那也只是智者,就算是孔圣人,也是站在川上,指着奔流的江水说:逝者如斯夫。智者他们讲究“隔”,隔的美是距离,是旁观者。隔岸观火,隔靴搔痒,实际上是不痛也不痒。

总角之时,曾跌落院墙边的池塘里。落水那一刻,惊慌与无助,双手扑腾如鸭蹼,拼命呼救。待全身浸入水中,反而安静下来。周遭一片灰白,感觉像是来到了《西游记》里的龙宫。我悬浮着,在水中,混沌包裹,像是在梦中,寤寐不明。水,让人敬而畏,敬它是它养育生命,它无形,三生万物;畏它是它让人感到如此孤独,“小”“大”之辩,潮涨潮消,孤舟蓑笠翁。

又是百川灌河,不辩牛马的秋水季,我站在水边,像风中的一叶芦苇。

桂花点点开

张秀云

桂花开了。千层碧叶中,粟粒大小的黄花千点万点,小到极致,香却是大手笔,洋洋洒洒,淌得到处都是。

在我国传统十大名花中,桂是最谦逊最不起眼的。不欲与谁争春,把花压成点点的小,退缩着躲藏在叶柄里,直到秋天还不肯出来。但,是花总归要开放的,说不定哪一晚,捂不住的无数小花苞倏地钻出来,按捺不住地裂开,香气就哗地一声喷涌出来,浓稠如酒浆,竟是有些薰人了。好在凉风徐徐地来了,把这香揉匀,化开,带着它飘啊飘啊,一直飘到数里之外。所过之处,人们不由地深吸几口气,叹一声香。这香暴露了它的名花本相。

宋之问有咏桂诗曰,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。是我一直喜欢的句子。桂原本是江南的树,昔年的淮北平原少有种植,小时候听说此树,还是从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的传说里,印象中,它本不是凡间物,这数里异香,自然也就是天香了。

初识这天香,是在怀远水校。校园里有很多年长的花木,那些合抱粗的百年老桂,秋天里总幽香四溢,教室、宿舍、后面的荆山,远处的石榴园,都浸在依依无尽的花香里。我们常坐在后山的汴和洞上,在袅袅桂香中,看白练般的淮河水,想入花入云的少年心事,说仗剑江湖的远大理想。流光容易把人抛,转眼就是许多年,今天的我们,在平淡琐细中自得其乐,当初的宏图壮志,早已和着点点桂花,埋在越来越深的光阴里,偶然忆及,恍惚有隔世之感。

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。因为其香,貌不倾城的桂花,常得君王带笑看。汉武帝认为桂是通神的佳木,不但建了一座遍植桂树的桂宫,还以桂为材搭了座虹桥,想在桥上与仙人相会。南朝陈后主想象力更丰富,他在光昭殿后为爱妃张丽华建了一座桂宫,修了一个如月的圆门,用水晶装饰,后庭空无它物,只栽了一棵桂树,树下放了一个捣药臼,驯养一只白兔让丽华抱着。想那三秋时节,桂香满庭,怀抱玉兔的张贵妃粉面明眸,衣袂飘飘,七尺长发滑如锦锻,这样的玉人儿月下凭栏,何不就是嫦娥下凡?花好人俏月儿圆,陈叔宝沉醉不识归路,终于国破家亡,成了“后主”。而后隋国为俘时,再逢金秋桂开,再忆起此宫此香,会有什么样的长恨盈怀?

桂树长寿,几百年上千年的都不罕见。国内人工种植的桂中,最年长者在陕西汉中,据说是汉末名将萧何亲手栽植,两千多年了。此树高十三米,主干直径两米多,树冠覆地面积400多平方,花开之时,金蕊万点,方圆数里香气扑鼻。当年,先入咸阳的刘邦兵力敌不过项羽,被其毁约封为汉王,本来心下不服意欲强拼,但萧何劝他在汉中招兵买马,养精蓄锐等待时机。萧何种下此树,想必就是率先表态,要有等得及桂花开放的隐忍吧。刘邦、萧何、韩信,说不定就常在这棵桂树下研读兵书,商讨逐鹿中原的大计,终逼得西楚霸王一败涂地,乌江自刎。如今,老桂依然苍健,昔年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,却连一把黄土也找不到了。人是活不过一株树的。有机会,我一定要去一趟汉中,在冷露无声的秋夜,坐到这棵桂树下,听它讲一讲人生是什么,成败是什么,光阴又是什么。

桂花一开,月就要圆了。桂是喜欢成全的树,要给团聚的人们锦上添花。太平中的人们懂得桂的这份心意,不管千里万里,也要在月圆之夜赶回家,月圆人圆,方不辜负了这天香。说来惭愧,我已经好多年没陪父母一起过中秋了,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。每年桂花开花时,一颗愧疚的心都会想,来年一定要为二老植两棵桂,一株丹桂,一株金桂,我不在的中秋,就让桂香在他们身边缭绕,让桂花落在他们日渐白去的头发上。我想把我的愧疚与牵挂托付于桂。可是,一年又一年,总是误了植桂的季节……



资料图片